



雪中晋祠 李玲摄

冬至里的碎碎念

肖蓉

冬至一到，耳边就响起妈的声音：“冬至要记得吃饺子。”

这话总让我想起小时候。快冬至了，妈就开始忙，嘴里念叨着老话：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

她系着围裙在厨房剁馅。“咚咚咚”，菜刀声又密又实。我爱坐在门口看——看她把白菜剁碎，撒盐，挤出绿莹莹的水；看她把肉馅、白菜、葱姜倒进大盆，淋上油，撒上调料，然后挽起袖子顺着一个方向搅。屋里飘着生油、酱油和葱姜的味道，有点冲，但踏实。

馅拌好了，妈用筷子尖挑一点给我：“尝尝咸淡。”我舔一下，咸滋滋的。她就笑了。

然后擀皮，包饺子。一个圆形的饺子皮从妈的手中飞出来。馅馅，对折，两手一挤，胖乎乎的小饺子就立起来了。

窗上结着冰花，屋里却热气腾腾。饺子在滚水里沉沉浮浮，等肚子变透亮，妈捞出来，第一碗总是给我。蘸上醋和蒜泥，咬一口——面皮筋道，馅滚烫，鲜美的汁混着醋蒜的辛辣，从喉咙暖到胃里。屋外北风呼呼，我们呼噜呼噜吃着饺子，觉得什么都不怕了。

后来我上大学，离家千里。冬至前，妈的电话准点到：“学校有饺子吗？去买碗吃。”我说有，其实食堂的饺子皮厚馅少，哪有家里的味道。

工作后留在南方，可妈妈的叮嘱一年不落。电话里的声音渐渐老了，但依然固执：“自己包点，费不了多少事。”

我总说忙，有一年冬至前正加班，妈又打来电话。我眼睛盯着电脑，不耐烦：“知道了，真没空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叹气：“再忙，饭总要好好吃。”

过了两天，我收到一个泡沫箱。拆开一看，是几袋冻得硬邦邦的饺子，整整齐齐的，有白菜猪肉馅，有胡萝卜羊肉馅。还有一小袋饺子皮，一小盒调好的蒜泥醋汁。

打电话过去，妈在那头笑：“你不是忙嘛，我提前包好冻上的。羊肉馅的你试试，冬天吃这个补。”

我嗓子发紧。能想象在北方家里，妈一个人和面、剁馅、擀皮、包饺子。包了多久？腰疼不疼？她是怎么把这些饺子一个个摆好，冻硬，仔细包起来，跑到快递站，寄给千里之外总说“忙”的女儿？

那晚，我烧开水，把饺子轻轻放进去。看着它们从僵硬变柔软，在白汽里沉沉浮浮。点三次水，捞出来，蘸一点妈妈调的醋汁，吃下去。还是那股味道。面皮筋道，馅滚烫。热流冲进喉咙，涌上眼睛。

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。这个南方的冬至夜，没有大雪，没有北风。可我却好像又回到了家乡，听见“咚咚”的剁馅声，看见妈妈低头包饺子时，鬓角的白发。

饺子是可以快递的。可有些东西，永远快递不来。比如那“咚咚”的剁馅声，比如满屋子的葱姜味，比如妈妈低头时那声轻轻的叹气。

现在，每年冬至，不管多忙，我总会自己包顿饺子。馅可能不如妈妈拌得香，皮可能不如妈妈擀得圆。但听着咕嘟咕嘟的水声，那些碎碎念——妈妈的，还有我自己的，就会在热气里，慢慢地，飘起来。

# 雪中晋祠

高劲鹏

预报了几日的雪，终在凌晨挣脱云层的束缚，悄然飘落。我醒来时，窗外已是一片朦胧的白。橙黄的路灯光晕在路面上铺开，雪花坠入其中，有的旋转着划出银亮弧线，有的静静堆积在窗台边缘。远处屋顶的轮廓渐渐模糊，枯枝上已垒起蓬松的雪挂。我忽然想去看看雪中的晋祠——那座在冬日里该是怎样一番清寂模样的千年古园。

推开门，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。雪还在下，比凌晨时更密了些，鹅毛般的雪片簌簌地落着，在地上积了寸许厚。踩上去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细响，像是大地沉睡中的呼吸。公交站台上已有三两人在等候，都缩着脖子，不时跺脚取暖。首班车缓缓驶来时，雪地上出现两道清晰的辙印，溅起的雪雾在晨光中泛着微光。

车窗外，冬日的田野铺展成无边的素帛。路旁的松柏披上了厚重的雪袍，枝条低垂；杨树的枯枝上，雪堆积成棉絮般的团块，风过时便簌簌落下，在车后扬起一片雪尘。车厢里很安静，只有引擎的低鸣和暖气嘶嘶的声音。我靠着窗，看玻璃上凝结的霜花慢慢融化，留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。

晋祠的朱红大门在雪中显得格外沉静。门楣上的彩绘有些斑驳了，积雪沿着雕花的纹路堆积，给那些祥云和蟠龙的图案镶上了银边。铜门环上挂着冰凌，晶莹剔透，轻轻一碰便叮叮作响。入园后，脚下的青石板路已完全被雪覆盖，踩上去松软而踏实。足音在空旷的庭院里回荡，伴着远处悬瓮山传来的隐约风声，竟有种走进古画的恍惚。

雪中的晋祠是静的。不是死寂，而是一种沉淀了千年的、温厚的静谧。沿着中轴线缓步前行，两侧的古柏静静伫立，黝黑的枝干托着皑皑白雪，像披着素帛的老僧。雪落在松针上，发出极细碎的“沙沙”声，不留意几乎听不见。偶尔有麻雀从檐下惊起，扑棱着翅膀掠过庭院，翅尖扫落的雪粉在晨光中闪着细碎的光。

献殿前的金人台上，四个铁人已戴上厚厚的雪冠。雪顺着他们铠甲的纹路堆积，在肩胛处形成小小的雪丘。最神奇的是他们的眼睛——历经千年风雨，那目光依然炯炯地望着远方，即便此刻覆着薄雪，依然透着凛然的神气。我忽然想，他们见证过多少场这样的雪？从北宋到如今，晋水枯了又盈，悬瓮山绿了又黄，唯有这四尊铁人，始终这样站着，在每一个落雪的日子里默默守护。

穿过献殿的回廊，风裹着雪花从窗棂间隙钻进来，在青砖地上画出不规则的图案。殿内很暗，只有天窗漏下些微光，照见梁柱上繁复的彩绘。那些朱红、靛青、金黄的纹样在昏暗中依然鲜艳，讲述着《山海经》里的奇兽、西王母的瑶池。用手指轻轻触摸柱子，能感到木材温润的质地，以及彩绘颜料微微凸起的纹理。忽然觉得，这殿里沉淀的不只是时光，还有无数匠人的呼吸——他们或许也曾站

在这里，在某个冬日的午后，看着阳光穿过窗棂，落在自己刚刚完成的画作上。

圣母殿前的雪景最是动人。重檐歇山顶的轮廓在雪中变得柔和，瓦当上的脊兽顶着雪帽，静静蹲踞在檐角。檐下的斗拱层层叠叠，在雪的勾勒下显出错综的几何之美。最妙的是那些悬垂的冰凌，长短参差，阳光照过来时，折射出七彩的光。殿前的盘龙柱上，积雪沿着龙身的鳞片堆积，那龙便像是刚从雪中苏醒，下一刻便要腾空而去。

空寂之前站了许久，看雪花一片片落在汉白玉栏杆上，落在褪色的朱红大门上，落在“圣母殿”三个大字上。时间在这里变得很慢，慢到可以看清每一片雪花的形状，看清它如何在风中翻转、飘摇，最后静静融入那一片素白之中。

难老泉是晋祠的魂。即便在这样的寒冬，泉水依然汩汩涌着，蒸腾起团团白雾，朦胧了水边的亭台和喷水的龙头，连泉眼井上方的“难老”二字，都似浸在温润的雪色里，多了几分岁月绵长的意味。流淌的泉水中，摇曳的墨绿色水草和游弋间的红色鲤鱼，和着雪落雪隐的瞬间独显生机勃勃。

我忽然想起李白写晋祠的诗：“时时出向城西曲，晋祠流水如碧玉。”千年过去了，流水依旧如碧玉，只是赏景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。那些在泉边驻足过的诗人、画师、寻常百姓，如今都已化作尘土，唯有这泉水，依然这样不紧不慢地流着，映着天光云影，映着春华秋实，也映着此刻的皑皑白雪。

鱼沼飞梁的雪景是另一番韵味。这座北宋的十字形石桥静卧在水上，桥面的青石板被雪覆盖，只露出边缘模糊的轮廓。站在桥心四望，圣母殿、献殿、配殿，都在雪幕中显得朦胧。风从悬瓮山谷吹来。远处有几个游客在拍照，鲜亮的羽绒服在素白天地间格外醒目，他们的笑语传来时，已被风雪滤得轻柔，添了几分生气。

我在回廊下避了会儿雪，看檐角的铁马在风中轻响。那声音很清脆，叮叮当当的，和着雪落的簌簌声，竟成了一种自然的韵律。廊柱上挂着历代文人题咏的楹联，有些字迹已模糊难辨，但那些赞美晋祠山水、抒怀古之情的句子，隔着岁月依然能打动人心。忽然觉得，晋祠最美的或许不是某座建筑、某处景致，而是这种延续千年的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境。每一片瓦、每一棵树、每一汪泉水，都承载着时间的记忆，都在诉说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。

雪渐渐小了。阳光从云层漏下来，在雪地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。古建筑的屋顶开始滴水，檐下的冰凌渐渐消融，滴落的水珠在青石板上敲出清越的声响。麻雀又活跃起来，在雪地上蹦跳着觅食，留下细碎的爪印。几个孩子跑进院子，笑着团起雪球互相追逐，清脆的笑声惊起了柏树上的寒鸦。

该走了。我缓缓走向出口，忍不住回头又望了一眼。雪中晋祠，落的是一场清寒，也是一场诗意，落的是岁月的沉淀，也是时光的温柔。走在漫天风雪中，仿佛与千年前的古人同行，共赏这一片银装素裹，共感这一份历史与自然交融的静谧之美。

归途的车上，我靠着窗，看窗外飞速掠过的雪景。田野、村庄、远山，都在暮色中渐渐模糊。衣袖上的雪花此刻已融成深色的水渍。鼻尖似乎还萦绕着晋祠特有的气息——雪的清冽、古木的沉香、泉水的湿润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、属于时间的气味。

# 援疆的你

赵 曜

展的体重管理工作。从启幕到推进，你讲起减重的事就像说自己的一样上心。刁老师减重的事儿，听你讲得鲜活，我都跟着替他高兴。从前她被体重困住的样子真让人心疼：餐厅打饭要两个满盆，吃牛肉面额外加面，连米饭都要“一盆打底”；走路时身子沉，午休难眠，周末做完家务就累得只想躺床，高血压、糖尿病还跟着添乱。刁老师说：“自从遇见李奕老师带来的减重项目，一切都变了。”用“211饮食法”把饭吃得明白，从拉伸、散步开始慢慢动起来，不到两个月就减了5公斤。你说她现在走路脚步都轻了，午休能睡得安稳，过去穿不上的衣服重新合身，连说话都比以前有劲儿，还想当“灯塔”带身边人一起减重。你把这些细节讲给我听，我才更懂你在那边的工作：不是冷冰冰的任务，是帮每个人把“难事儿”捋顺，把“糟心日子”过成“舒心样”，这份往心里去的认真，比什么都珍贵。

这边一切都好，这是你常说的话，让我放心。只是偶尔会想起咱们30年相伴的日子，等忙完手头的事，你再跟我细细说那里故事——说那些被风拂过的街道，说每一份“放心”背后，藏着我们对“守护”的同一份理解。

我也没让你失望。这一年，在单位，我总想起你说的“要保持学习的劲儿”。虽说快到退休年龄，我还是跟着年轻同事学了使用DeepSeek，试着用智能工具做培训课件；把项目式学习的理念融进课程里，看着老师们从“不会用”到“离不开”，心里特别有成就感。我还计划把这些年的工作经验整理成文档，就算退休了，也想为教育信息化多尽点力。就像你说的，只要心里有热忱，在哪都能发光。

窗外的汾河，已经被夜色染透了。我猜，新疆的星星又亮又密了吧！你说过，五家渠的夜空特别干净，能看见银河。等你回来，咱们去汾河边遛弯，还像以前那样，你牵着我慢慢走，风里飘着柳树叶的味儿。你说新疆的事——风多硬、老乡多热乎，我都听着；我跟你讲太原的日常——楼下的树绿了又黄，这一年没说的话、没诉的思念，都在河边慢慢说，把分开的日子，都补成两个人手牵手的踏实。

家里一切都好，孩子时常给我打电话，说“别让妈妈担心，我在这边肯定照顾好自己”。你不用牵挂家里，只需要照顾好自己——天凉了就多穿点，注意身体健康。

唯愿天山脚下的风，能替我轻轻拂过你的发；唯愿五家渠的星星，能陪你安然入眠；唯愿我牵挂的你，平安顺遂，早日归来。

雪，就是冲锋号

张秋生

冬来许久，太原总被干燥裹挟，人们对雪的期盼愈发浓烈。终于，12月12日清晨，雪花不负众望，循着千万人的期盼悄然降临。我伫立雪中，任轻盈的雪花落在脸颊，清凉的触感驱散了寒意。忍不住舔吮唇间的雪粒，清甜的凉意瞬间漫开，涤荡了所有浮躁。

雪落无声，却成了铁路人的冲锋号。“雪情就是命令，安全就是底线！”我所在的太原机务段，即刻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，一场战风雪、保畅通的坚守，在漫天飞雪中拉开序幕。办公楼前，干部职工们手持扫帚，清扫积雪；调度室内，屏幕上线路数据实时跳动，每个人都紧绷神经，用责任筑牢安全防线。

动车运用车间里，主任申旭杰逐一叮嘱出乘司机：“下雪天务必注意防滑，行车时精心瞭望，操纵精细平稳，对标停车精准无误……”句句恳切的叮嘱，藏着对旅客平安的牵挂。

当天，恰逢郑太高铁开通五周年，车队队长彭俐带领职工坚守岗位，休班人员主动返岗备班，应对可能出现的列车晚点、司机短缺问题；每一趟列车的驾驶室里，都有干部添乘把关，紧盯操纵细节，确保列车平稳运行。23时22分，太原南站灯火通明，司机王鑫、风令泽驾驶着G3128次高铁列车缓缓驶入站台，至此，累计安全运行2447万公里의钢铁动脉，在风雪中迎来特殊的纪念日。

7时06分，在太原站，我乘坐的8818次列车缓缓启动，飞驰过城市腹地。透过车窗望去，白雪皑皑的街巷间，车辆缓缓前行，留下两道清晰的车辙；桥梁覆雪如银带，树木挂雪似琼枝，满眼皆是冬日盛景。车厢里，旅客们热议着这场大雪，“这场雪能净化空气，流感该减轻了。”“瑞雪兆丰年，来年庄稼肯定好。”欢声笑语驱散了旅途的寂寞，满是对雪的喜爱与对生活的期许。

7时35分，我在太原机务段北区下车，厂区内都是忙碌的身影。检修、运用、整备等车间的职工们手持铁锹清扫积雪，寒风中，他们的额头却渗着汗珠；车间里，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，大家俯身精检每台电力机车，拧紧每一颗螺丝，排查每一处隐患，用精湛技艺为晋煤外运保驾护航。他们深知，每一台机车的安全运行，都关乎着运输大动脉的畅通，哪怕风雪漫天，也要守住岗位，扛起责任。

8时53分，太北整备场的积雪已没过脚踝，碎修组职工陈瑞的身影格外醒目。他稳稳端着沉重的大闸，背着工具包踏雪前行，熟练登上韶山4型7137机车B节司机室，拆卸、安装、紧固，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，25分钟便完成大闸更换。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转身返回碎修组待命。工长黄长伟说：“雪天故障处置虽难，但安全底线绝不能破！”这支20人的队伍24小时枕戈待旦，为石太线、北同蒲、太中银等多条线路的电力机车保驾护航。当日，他们已成功处置多起故障，将每一处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，用坚守诠释着铁路人的初心与担当。

风雪中，车务、工务、电务等部门铁路职工并肩作战。车站工作人员顶着风雪引导旅客；工务职工奋力清理道岔积雪；电务职工攀爬信号塔排查故障……他们迎着寒风，与风雪搏斗，与时间赛跑，奏响了一曲曲保安全、保畅通的动人乐章。这些身影，在白雪映衬下愈发挺拔，成了冬日里最温暖的风景。

忙完手头的工作，我拨通了晋南老家的电话，想问问老家的雪情。电话那头，母亲的声音带着笑意：“家里下的雪也不小，院子里积满了雪……”听着母亲的话语，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老家的雪景：房屋被白雪覆盖，院子里的老树枝丫上挂满了雪，晶莹剔透；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袄，在雪地里打雪仗，小手冻得通红，却依旧笑得开怀，雪地上留下一串串欢快的脚印。母亲说，这场雪对庄稼好，能冻死害虫，滋润土壤，来年肯定能有好收成，话语里满是对丰收的期盼。是啊！瑞雪兆丰年，这场雪，不仅滋润了大地，更滋润了农民的心田。

夜幕降临，雪花依旧纷飞，“乱云低薄暮，急雪舞回风”，天地间满是诗意。我打开电视，新闻里播报着北京、河北、山西等地的雪情，高速封闭、航班延误，出行的不便挡不住坚守的力量。交警疏导交通，环卫工人清扫街道，铁路人守护线路……各行各业的坚守，为寒冬添了暖意。站在窗前，望着冰天雪地，我仿佛看到雪融之后，东山愈发苍翠，汾河愈发欢快，大地在雪的滋养下，正积蓄着力量，静待来年春暖花开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太原机务段太北检修车间碎修组职工陈瑞冒着大雪，准备更换司机室里的大闸。



太原机务段太北检修车间碎修组职工陈瑞冒着大雪，准备更换司机室里的大闸。